



愛 神

短篇宗教小說集二

中華信義會書報部出版

神愛

「咳！神啊！我願以你偉大的精神，饒恕他的一切吧！」

正在輕輕地一手取過那支來復鎗來；又一手顫巍巍地然而却極興奮地拔住上面的機關，準備向前面草地上躺着的人開放。陡然一陣奇異的感覺，透過全身，彷彿在她優美的靈魂上有着極清晰而又極難堪的痛苦似的，使她的身體都震動起來。於是把鎗拋在數尺以外的地方，走到樹下，一動不動地靠立在那裏，低頭沉思着：

她想到以無抵抗的精神，來感化這個罪囚了！



突然她又坐了下來，在一塊大磐石上，靜靜的注視着前面。一陣輕風掠過，吹散她覆額的短髮，她的臉上，放出柔和的光來！

四周圍是崇峻的山嶺，高聳巍巍地立着，山脈相接，蜿蜒不絕地如一條蟠臥的游龍。幽邃的山谷，怪宕的溝壑，深深的藏在這山的下面和中間。山崖上密密地長着一些蒼翠的古栢；峭壁間有涓涓的清泉，如雪般飛注，發出隆大的聲音；山下白楊樹與青松木，參差地排列着。遠遠的望去，悠悠的白雲，像輕煙一般，環繞着林背，使人覺得有一種漂渺的感想；山脚旁靠着溪流的大石上，長着嫩綠的細草，周圍更盤結着許多蔓蘿。灌木葱蘢，在舖滿着碧油油的青草地上，發出特別可愛的顏色來。啊！自然的偉大，真是不可思議的神秘！

這時候，夏天的落日，正照耀在山頭上。閃閃地爬過山坡，又從樹林的密葉

間，露出金黃色的光線來，照着她苗條的背影。神彩煥發，顯然是一個絕世瀟灑的佳人！

她是誰？她爲什麼住在這個地方？是這山上的一個尼姑麼？抑是這山上的神仙？沒有人能夠知道。

山上本來有一座紅牆圍繞着的古寺，屹立着。這座古寺，名叫白雲觀，是這山上唯一的建築，差不多已是二百年前的古物了。門牆剝落，院宇塵封，稀疏的幾聲晚鐘，伴着牠孤獨的靈魂，唱出無限悲涼的意味！這個荒涼的所在，久已人煙絕跡了。但不知在什麼時候，有一個龍鐘的老人，走到這裏，潛進寺院，各處巡視了一回，然後他微微的點着頭，口裏不知喃喃地說了些什麼，於是他住下了。他一個人住着，從沒有人知道過。

十年以前，有名的未城，正住着這樣一個人：一個五十歲的老人，頭髮已經灰白，頸向前突出，但他的臉上却時時放着慈祥的光。他是這城裏的一個熱心的基督教徒，時常對人家講些『上帝』『耶穌』的話，但沒有人相信他。他有一個老妻，和一個十四歲的兒子，後來都害病死了。於是在某一天，他忽然失蹤了。全城的人都在尋找他，可是沒有找見。到現在那些尋找他的人，已經忘記他曾經在這個污濁的世界生活過！

一面是爲了養病；一面又好像有什麼特別事故的樣子，她——這個不知名的女子，在一個黃昏的時候，獨自一個悄悄的跑上山來，走到白雲觀前面：

「老師父……」她突然向正坐在寺門前乘涼的老人，這樣說。

「哦！你……你是什麼人？」老人驚異的看着她，像遇到了意外的事。

「我……」她的聲音被一種不知名的悲哀給咽住了。

「你是走錯了路來的嗎？」

「不……」

「那末你爲什麼跑到這裏？」

「我……我可以住在這裏嗎？老師父！」她突然懇求似的說了出來，聲調就給哭了一樣。

「住在這裏？」老人反響着：「你不是一個女人嗎？女人怎麼可以……！」
她哭了，她真得哭了，在黑暗的黃昏裏，她的哭聲像寒風捲着落葉，在嗚嗚抽動。

老人有些淒然了，他對於這個陌生的女人，不知要怎樣對付纔好。但他可

憐她，他被她的哀哭擊動了。於是他站了起來，用十分慈悲的聲音對她說：

「可以……可以……你不要哭了……但你究竟爲什麼要……？」

她聽了老人這樣慈悲的允許，真是要怎樣感激啊！她立刻跪下去，抱着老人的兩膝，抽咽着說：

「老師父，我真感激你！我……我是一個可憐的人……我的家是未城……我是爲了病……纔……」

「未城嗎？你也是未城人嗎？啊！那是我的故鄉，我離開那裏已經好多年了。那裏的人現在……？但你的父親是什麼人？」老人感嘆似的說着，忽然又問了這一句。

「我沒有父親……我的父親和家裏的人，都……已經……已經死了！現

在……老師父……如果你願意，你就……就是我的父親了……」

老人一時說不出話來，但他執着了她的手，親切的撫着她的頭髮，在他已經枯竭的老眼裏，滴下一滴晶瑩的淚來！

就是這樣她住在白雲觀，到現在已經快三年了。現在老人已明白了她的一切，而她呢？也已經知道這老人正是從前未城失蹤了的那個傳道士。她在顛沛流離中，忽然遇到了他，很巧妙的遇到他，在她無限的悲哀裏，彷彿得着了一些安慰。她當時就覺得，她的飄泊生活，已經找到了一個歸宿！

她和老人相倚着，度他們閒淡幽隱的生活。老人就是她唯一的親人。她作了老人親信的女兒。他們這樣安閒的住着，沒有一點人世煩惱來擾動他們。老人每天還給她講些宗教的道理和故事，她傾聽着這樣的說話，日子便悠悠

的過去了。

在她自稱病已痊愈的時候，她便每日提着一隻竹籃，拿着一根樵杖，到山下各處去檢着鮮菌和乾柴。

從觀前有一條羊腸小道，通到山坡底下。

裝束到極其樸素的樣子，身上只穿一件灰布小衫，下面繫着一條黑色的裙子，頭髮蓬鬆，蒼白的臉上，顯示着在她心的深處，有着極深刻的創痛。但她竭力撐持着，不露一絲痕跡。她的神情，這時是閒淡的，眉宇間，並有一種瀟灑出塵的氣概。這是她幾年來漂泊苦行的結果。她的痛苦，已經被她深深的埋葬在心的深淵裏去了！——這樣她提了籃子，拿着柴杖，走到山下，像一個得道的仙姑。

她的病，是六年前的事了。未病以前，她是在全州城外一個教會學校讀書。那時剛好是她十九歲的時候，青春的花正在盛開，活潑的生命，閃耀着愉快的光輝，無限希望的將來，充滿了美麗的色彩！她是如何的快活！更加她的性情，是十分的溫和而寧靜，在所有的同學中，她是一個具有高貴品性的人。然而她並不矜持，並不自眩。她是潛心於她的功課上面，而對於這個學校的宗教培養，亦漸漸的感到了興趣。從這上面，她得到了很好的教訓，她的人格，更加優美起來。

在這個學校，張素娟是她唯一的好朋友。她是一個活潑天真的女郎，有着爽直豪邁的性情，很像一個男子，她們的友誼並不和尋常的一樣，雖然那時她們都還是十幾歲的年青女子，但她們的思想，已經有很驚人的進步了。她們的友情！便在這一種思想的交流裏，互相融洽着。此外歐陽瀾是她的表兄，一個具

有音樂天才的英俊的少年；林伯雅、木蘭生則是兩個伶俊可愛的十七歲的學生，他們都有着天真的精神和悅人的聲調，而木蘭生則更加嫵媚動人。這幾個人是省立美術專門的學生。每逢放假或禮拜天，這些人便聚在一起，談論着種種的問題。有時竟至爭論起來，但這種爭論，在他們覺得是一件極大的快樂！

有一天傍晚的時分，她正從清心亭回來，路過明月閣，忽然一陣悠揚悲壯的提琴聲音，被荷風吹送出來，傳到她耳裏。她覺到有一種幽妙的快感兒上心來：

「是歐陽瀾在奏着提琴嗎？」她心裏這樣想，但立刻又覺得自己的猜想是錯了。因為歐陽瀾並不會奏提琴，更那裏能奏出這樣好的聲音來！但她剛才清楚地聽得是他們在那裏面談笑，並且還有木蘭生唱着歌。

於是她悄悄的潛進閣來。

「啲！」當她一進閣來，就看見一夥人坐在那裏。那正是他們——歐陽瀾，林伯雅，還有木蘭生，還有……，正當這個時候，她的視線忽然跑向屋的左角上，而且停在那裏了。啊！那裏正站着一個二十上下的青年，手裏提着提琴，正是剛才拉琴的那個！他是一個沈靜嫺雅的青年，有一頭烏黑的頭髮，臉兒勻淨，眉宇清秀；那丰彩的超脫，那情致的優婉，真是佔盡了男性美和女性美的特點！這是她前幾天在小石巖上看見過的。那時她正從外面回來，走到巖上，忽然聽得一聲悠揚的簫聲，從巖下傳來。她站在巖頂，往下看時，一個青年的學生，正坐在石上吹簫。神情十分瀟灑，但那時她還不知道他是誰。

「哈！哈！……你到那兒去來？」當他們看見她進來時，便一齊笑着問。

「來！我給你們介紹。」她還沒有來得及去回答他們，歐陽瀾已經停住了笑，站起來對她說。

「這位是俞少英君，全州大學的高材生……這位是表妹鄭倩文，現在四崇女學讀書。」他說着，臉在兩個人臉上打了兩個弓形弧，左右兩隻手，同時一起一落的向他們兩個伸了一下，這是表明他介紹的是對方。

「哦！是俞先生嗎？久仰了……你拉的提琴真好！」

「好說，我也是嘗聽說鄭女士的大名的，今天遇見真是……！」

兩個人彼此虔敬地鞠了一下躬，表示着恭敬的意思。於是坐下來，話機又從他們中間扭開了。他們談着，笑着，但這時她的注意卻並不在談話上面，而俞君的眼光，也不時的送到她這裏來！

從此以後，她和俞少英便成了過往相從的朋友了。他們很談的來，他們的思想，他們的性情，也十分相投。因此他們的友誼，便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，他們相偕着，遊覽各處名勝地方。每一個『亭』，每一個『閣』，都有他們的足跡。在那裏他們談着許多問題，談到學校，談到國家，甚至談到各人的理想。他們的話愈談愈見密切。這時候，金黃色的落日，常常要照到他們身上來，告訴他們，這是全州湖上美麗的黃昏時候到了。於是他們要起身，走到白兔橋上，去看那天上的白雲，被陽光透射，所現出來的奇幻美麗的虹彩。一陣細雨過後，微風吹着湖邊的楊柳，絲絲送着清涼，而雨後的蟬聲，好像哭過的調子，格外哀婉動人。這時，他們同站在大自然的懷抱裏，覺得異常美妙舒暢，似乎自己都被融化了！他們倆是這樣的聚合着，這樣的形影不離。他們的靈魂，正密密地撫抱着，而且開始融洽

起來——在第二年的暑假期，他們的感情，已經更進一步，超過所謂泛泛的友誼了！

這個時期，是他們最愉快而又最幸福的時代，也可以說是他們的黃金時代。

有一天正當他們在清心亭閒坐的時候，忽然素娟遠遠地跑來。

『倩姊！倩姊！……快回家裏有電報來！』

她立刻站了起來，飛也似的跑向學校寄宿舍來。

那封電報，正在她書桌上放着，這是由一個校役送了來的，已經翻譯好了。她趕快拿起來看，只見上面寫着：

『要事急歸。』

父字

一陣寒顫侵襲上來，她的頭上好像被一柄鐵槌猛擊了一下，立刻覺得沈重起來。呼吸緊張，心兒快要跳出來了。她不知道這所謂要事究竟是什麼？但終覺得她好像一個惡魔般在他眼前站着，她害怕起來，渾身打着冷戰，一時身體支持不住，便頹坐在一隻椅子上，臉色竟變得有些蒼白了。

「倩姊，什麼事？啲有什麼事……」素娟跟了進來問。

「你看！你看！」她無力地指着桌上電稿，這樣說。

素娟拿起那張電報來去看，一種異常緊張的空氣，充塞了這個屋子。

「怎末辦？你又要回家了！我們又要分別……」素娟的臉色立刻變成陰暗，眼圈快要紅了！

這是一個夏天的晚上，一輪皓月當空，照的地上如同白晝一樣，倩文和少英兩人踏着步，走上白兔橋來。他們並肩走着，頭看着前面，默默地不說一句話。但在他們兩人的心頭，這時實在有無數的話要說，卻都被一種無名的痛苦壓迫下去，一句都說不出來！他們走上橋頭，靠着欄杆站下，仍然沒有說話，涼風習習地吹來，他們都感到一種非常的難堪！

「你明天一早就回去了嗎？」靜默了一刻之後，少英突然掙扎着，努力打破了這個沉悶。

「遲早是要回去的，所以我想到不如早一點……！」

談話又停止了，周圍是異常的靜寂，月光被幾片黑雲遮着，漸漸的暗淡起來。涼風襲人，他們的身體漸因寒冷的緣故，靠攏起來，她的頭正偎在少英的肩

上，兩人氣息交流着，有一種電流似的熱氣，通過他們身上。少英這時像鼓勇氣似的，突然握住了她的手……

這是他們離別的最後一刻。

三

「唉！好罷，孩子，隨便你怎末都可以，只是那東西我不能給你取消。」

在倩文回家後的第二天早上，她的父親這樣對她說了一句。老人顯然有點生氣了。他們爲這件事已整整的吵了一夜，在她回家的第一個晚上，老人就提出了這個問題，要她早些安頓，但她竭力地反對。她的言詞很激烈，好像很生氣，爲什麼父親要設計哄騙她回來，而又拿着這件久已使她痛心的事，來逼迫她？其實她早已下了決心，無論父親怎樣說，她也不會承認的。

究竟他們爭論的是什麼事呢？這話說來很長，差不多是七八年前的事了。

大約是在前清光緒三十幾年吧？那時鄭耀祖——她的父親，是未城第一個有名的富翁，他的家產總計起來，差不多要超過七個數目字以上。當時的人，沒有不驚訝他這筆大數目的。論起資格來，他又是光緒年間的進士，所以很是當時的一個名人。當你走過他府門前時，你一定會看見一塊金碧輝煌的三字匾，高高地掛在朱紅油綠的門樓上，光耀奪目！真是說不出的光榮！他老人家這時候的境況，堪稱得起『富貴雙全』幾個字了！然而這在老人並不覺得怎樣好，老人一生最大的遺憾，是沒有一個兒子的確，這是一件可惜的事，他現在是只有兩個女兒，大的就是倩文，小的名叫秀文，這時才八歲。老人爲這件事，老大的不快，然而不久以後，也就釋然了。這緣故，是因爲他也看見了民國，也看見了維

新。他很知道自維新以來，男女已經沒有什麼分別，一樣的能作各種的事。這樣看來老人雖是個前清的人物，但他的思想並不頑固。在他將近五十歲的那年，他爲了身後的一切，和祖宗的香煙的事，於是仿照西洋文明辦法，把他所有的家產，立下遺囑，全數給了他的大女兒。這件事很轟動了當時的人們。

這時候，老人有一個很要好的朋友，就是當時正在做着河南督軍的馬振邦先生。老人當時雖然是進士出身，又是一個富有錢財的人，然而論起勢來，竟還不及馬家的大。所以他對於這位朋友，是異常的要好。他們自稱是「莫逆」，又說是「八拜」。不管七拜或是八拜罷，總之，他們的交情是很深的了。而且他們的家，又都在未城。每逢風清月白之夜，兩個人的「上下古今」便要談的「天翻地覆」。於此我們也很可以知道他們的交情是怎樣的了。振邦的夫人是三年

前死的，只留下一個兒子，名叫馬賴。這時剛十二歲。那孩子生的又伶俐，又漂亮。振邦愛惜非常，而耀祖也不時的誇獎他的聰明。這位督軍對於兒子的婚事，非常關心，道到他自覺年歲已經老邁的時候，他的這種關心，便更加迫切起來。

有一天振邦到耀祖家裏來看望他，耀祖正同他的夫人和兩個女兒閒坐。這時候倩文穿的是一件水紅色襖子，烏黑的頭上，梳着兩個小辮，左右分開。辮上又紮着兩朶用紅綾結成的綉球花，十分耀目。秀文是坐在母親的膝上。

「哈！大姑娘怎末長得這樣標緻……！」在他一走進門的時候，他看見倩文便這樣嚷着。

耀祖立刻站起來迎上去，他的夫人只微微的笑着，表示歡迎這位客人。同時也是首肯他對於女兒的賞識。倩文這時候，却羞紅着臉，躲到母親身後去了。

從那天起，振邦便常常和耀祖說起倩文，誇獎着她，最後却說出了爲兒子求婚的意思。他的理由是：他們兩家都是名門世家，可稱門戶相當。耀祖呢，他倒沒有什麼主張，不過他覺得他和振邦既是莫逆之友，那末他說出口來的話，便不好拒絕；況且馬賴又長得十分可愛，因此他便含糊地答應了，而這件事便是這樣鑄成。

第二年秋天的一個晚上，耀祖忽然接到振邦從河南督軍署拍來的一封信，電報說：「病勢危在旦夕，欲與故人一見，並有要事相商。」耀祖一看，就知道是爲了那件事情。很想不去，但立刻第二個電報又來了，不等他動身，接着又差人來請。他這時實在過意不去，所以只得動身了。

當他趕到那裏的時候，振邦已經病得不會說話。他看見老友這種情形，頓

時觸動了感情，幾乎要掉下淚來！病人一看見他，就十分的歡喜，頻頻的動着他的嘴唇，又用手指着心口，作出種種的手勢來，問他關於兒子的婚姻，並且要耀祖在他死後，關照他的兒子。耀祖這時心裏異常難過，兩種心情煩擾着他，使他不知怎樣說的好。他有心回絕這件事，但結果是不成。他不忍在垂死的老友面前失信，因為那於他將是怎樣一個嚴重的打擊啊！他知道在這時候，是應該給他病友一個滿意的回答，可以使他在臨死時，猶感謝他的仁愛的，於是他慎重的對着病人點了幾下頭，表示他絕不背負前言。他的話一出口，病人的臉上便立刻現出了滿意的微笑，同時便咽下了他最後的一口氣；從此他們的事情便成了鐵案。

這時候倩文纔十一歲，自然不知道這是怎末一回事。

然而現在她已經知道，她已經明白這一切，所謂她的未婚夫，是怎樣的人？她知道的十分清楚。那並不是她理想中的人物！在從前她還沒有到全州讀書的時候，她也常常和他見面，並且還談過不少回的話。但那時的她，並不懂『愛情』爲何物，『婚姻』又是怎末回事？然而現在她已經知道，所謂婚姻應當是愛情的結合，而愛情則是兩個人靈魂的永遠擁抱。沒有愛情的結合，完全是違反人道。她和馬賴說不上有什麼愛情，因此也沒有結婚的必要。況且在當時馬賴的人品，還不十分壞；然而現在他已經變了。他一天一天的走上了墮落之途，他仗着自己的聰明，和家裏的財勢，無所不爲。他的人格已經完全破產，這樣的人她怎樣會對他有愛情呢？說到父親方面，她也知道，那完全是他因爲朋友的關係，把她拿來作他們交際上的贈品的。所以她一點也不能顧及這層，她不能

因了這種錯誤的婚姻，犧牲自己一生的幸福。所以她絕對地要取消這個婚約。同時當她想到和少英的愛時，這種思想便更堅固起來。這實在是一大原因。她對少英確是十分的愛慕，他們的愛已達到最高的程度，他們的快樂，他們的光明，正在開始；前途的幸福，正是無窮。她爲什麼要捨去這個真的人生快樂，而投入黑暗的影陰裏去呢？

在她父親方面，也有他極大的苦衷，使他感到說不出來的難過。他也知道這事是自己做錯了，他害了他的女兒，他把女兒的幸福，輕輕的送在一句話上。他每逢想到這裏，心裏便非常的悲痛。然而他在當時，實在却不過朋友的要求；而且也實在沒有想到時代會變成現在的樣子，而馬賴會變得那樣壞！況且當他一想到馬賴父親臨死時的情形，更加難過起來。他怎末能作這樣的事呢？去

悔婚？那是欺騙死者，欺騙死者，便是不信，不信的人，還能活嗎？況且最使他不能釋然的，就是社會對他的批評。假使他現在毅然把婚約取消，那末社會對他的輿論將怎樣？哎呀！那使他一想起來，便會戰慄的——名譽掃地，身家敗壞，毀謗，辱罵，譏刺……他不能再想了，總之，他不能那樣作，不能翻悔已定的婚約。他希望女兒能夠諒解他的苦衷，將就點兒完成了這件事。

兩個人的思想是完全的不同，他們各有苦衷，但是說不出來。他們的話越說越離開的遠，越遠便越要絕望。今天的談話，顯然是達到了激烈的最高峯了！

「唉！孩子，你一點也不體諒你爹爹的意思嗎？你知道你爹爹爲了這件事，受了多末大的痛苦啦！」倩文的母親插進來說，好像是故意和緩局面的。

「爹爹爲我受的痛苦，我一概知道，但我不能因此就答應他……！」

「你爲什麼不能，混蛋東西！」

「爹爹！婚姻的意義，是生命的完成呢？還是生命的剝奪？」

「你少說！」

「我一定要說，請爹爹替我取消馬家的婚姻！」

「畜生！你糊塗極了！」耀祖登時大怒起來，過去一掌推倒坐在椅子上的

倩文，倩文伏在地上大哭起來。

四

未城病院的第十一號房間裏，今天格外熱鬧起來。看望病人的人，絡繹不絕。馬賴剛才走了，病人的舅母紫英又來了。紫英是一個三十幾歲的婦人，臉上

帶着溫柔的顏色。歐陽瀾便是她的兒子。她前一天才接到病人母親的電報，說：「倩文病勢危急，很想與舅母一見，並望帶同少英君速來爲盼。」她一接到電報，便告訴了倩文的同學們和少英預備一切，連夜便起身了。這時她剛下火車，便立刻趕來，她手裏提着一包水菓，走到病人床前。病人今天已經清醒的多了。前兩天的熱度，還在三十九度以上。據醫生說，是一種「急性猩紅熱」一種最利害的病症。剛得的時候，整整的昏迷了兩天兩夜，慌得她母親沒了辦法。偏偏這時候，她父親又出外去了。留下她母親一個人，忙得不了，她一面把她送入醫院治療，一面又打電報給耀祖要他趕快回來。就在這個時候，她又給紫英打了一個電報，聽說這是病人的意思。

「喂！姑娘，有客人來看你了。」看護婦推醒了病人。

「倩文你怎末……？唉！你怎末病成這個樣子了！紫英走到病人跟前，撫着她的頭，十分憐愛的說。

病人已經坐了起來，她身上穿着一身潔白的衣裳，頭髮披散着，臉色蒼白，顯得十分憔悴。

「謝謝你舅母，你怎末也來了。因為我的病，累你……」

「孩子，不要那樣說了。我自從接到你病的消息，我就十分難過，急要來看你。同時俞少英、張素娟他們也要來，所以我便帶同他們來了。現在他們大約留在你家裏了，我是一下車就來的，這是少英和素娟給你吃的，你吃一點吧。」說着，她把帶來的水菓拿出來，放在几上，「你也吃一點罷。」她又對看護婦說。『好，那末我們把牠們用水洗一洗再吃罷。』看護婦說着，一面拿了開水

來洗菓子。

「他，他們也來了嗎？」病人像高興了似的說，臉上微微的露出笑容來。房門一開，進來的果然是少英和素娟。還有她母親跟在後面，她是送他們來的。

「孩子，少英君和素娟女士都來看你了，」她的母親進前來這樣說。

「倩姊！你好些了麼我……」素娟像一個小妹妹似的，跑過來握着病人的手，眼圈都紅了起來。

病人看見了他們，心中一時悲喜交集，說不出話來。

少英呢他果然來了，他是不能不來的。當他接到她病的消息時，他急得什麼似的，恨不得立刻飛到她的身邊來，看看她究竟怎樣了。他馬上催着紫英勳

身，還嫌來的慢，現在他來了，他已經來了，然而當他一眼看見病人憔悴了的面容時，他的心痛苦的快要裂開了！

他們倆彼此含羞地看了一下，萬分悲痛與見面時的一種又喜又羞的心情，這時在他們各人心裏交織着，他們默默地沒有說一句話。

「太太，家裏飯快預備好了，廚房間說，要不要再添幾樣菜請太太回去吩咐……」秋蘭跑進來說，她是耀祖家裏的女婢，一個十五歲的活潑的女孩。

「那末我們回去吧。」母親立起身來，對紫英和素娟說，「你們路上辛苦了，應該休息一下，少英君可在這裏多坐一忽兒，過一會，我差人來再請你……」說着她們走出去了。

室內一時寂靜下來，沈默籠罩着這間病室，只有壁上的掛鐘，還滴答滴答

地響着牠單調的音節。看護婦這時剛送了她們還身回來，奇異地站在屋角上，看着這一對沈默的人。過了一會，少英忽然從椅子上站起來，走到病人的床前。

『大小姐，你的病怎樣了？』

病人掙扎着坐在床上，白籃花的棉被，掩到腰際，她喘息着竭力想使她的音調從容地吐出來。

『前幾天還是不省人事，這兩天已經好多了……咳！前幾天病的利害的時候，很怕今生不能再見你了……』說到後來的兩句，病人的話音已經變成了抽咽，眼淚如泉湧般流了下來！

沈默又繼續在這間房裏佔據了一秒功夫，少英這時想不出話來說，只覺得一般悲感湧到心頭，眼圈禁不住紅了！

「唉……倩妹，」少英突然這樣說了出來，「我真料不到你會病成這個樣子。當我接到伯母來電時，我心裏真是急得不得了。因此我馬上催着紫英嬸起身了。但是當我看見你現在的情形時，我的心真要……」說到這裏淚已經從他眼裏湧了出來，他不能再往下說了，只竭力抑制着，問了一句：「你的病究竟是怎樣來的？」

「咳！你又問起這個……這真是一言難盡了……我……我自從回到家裏，爹爹……他……就逼我和馬家成……成婚，但我怎末能聽這話呢？……我爲了自己的幸福，和你我……我……我是決定要取消這婚約的，我……我愛你……」碎然一聲，病人的身子向前倒在床上，她的喘息着的呼吸，這時更加劇烈起來。

少英慌忙過去扶住了她，半晌沒有說話，過了一會，才慢慢的說了出來，但他的聲音好像仍在抽噎。

「我此刻真不曉得怎樣說才好，但我愛你的心，已經快要煮沸了……我自見你以後，何等的懷念！無限煩惱和無限悲哀裏，又彷彿抱藏着一片和靄的光明。我愛你的心，這時再無以復加的了……！但當我一想到自己的身世和種種其他的方面，便又覺得這是一種奢望……——其實我已經知道你已然定了婚，而我又是一個極貧困的人，所以我們的愛，其成就之難，是不待思索就可以知道的……，因此我雖然熱烈地愛你，終於沒有勇氣說「我愛你」……然而剛才你所說的話，要使我怎樣感激你……！」

病人忽然抬起頭來，看了他一眼，慢慢的說：

「愛是兩人靈魂的永遠抱合，不能因了障礙便破壞的……你又何必執着貧富階級地障壁呢？」

少英這時再也不能說什麼了，他還能說什麼呢？只有感激……他感激到說不出話來！

「唉！倩妹，你還記不記得去年暑假，我們在全州湖游覽的情形？」停了半晌，少英像想起了什麼似的說：「呀！那時的情形，是多末快樂……我記得當六月二十五日全州各處開着廟會的時候，我們一同走到了全州湖的白兔橋上，看着路上往來的人們。你那時忽然像有所感觸似的對我說：『我看見湖上來往的人，真是十分的難過。』我問你爲什麼這樣說？你說，這些人都是沒靈魂的東西，你看他們那一個真正是人？那一個能有生人之氣？還不都是死氣沉沉有

些簡直像生番野人，又有些像猩猩狒狒，還有那一班行屍走肉的人，外面衣裳雖然非常美麗，其實不過是一具骷髏罷了……唉！好一片美麗的湖山，被他們污穢盡了！我當時聽了你的話，真是十分的感動，那時我已經認你是一位最純潔高尚的人了。你簡直是一個神聖的天使……但印象我最深的，要算賽燈的那晚了……」

「是的，你說的這一切，在我更是深深地印着的。」她這時也像觸動了舊懷似的，接了過來說。「我還記得賽燈會的那晚啊……那晚是深藍色的天空，略有幾片白雲繞着明月。明鏡似的月亮，和幾顆明星，高高地照在湖上。把一湖碧水，造成了一湖水銀似的嫩波。外面湖裏的荷花，和內面池裏的白蓬，香氣交流，園裏一切景象，都很寂靜，只有一對白鶴，在湖邊嘎嘎作聲。又有很多的螢火

虫，在草叢荷葉之間飛舞，一隻蟬孃，在竹葉間叫得凄神寒骨！那湖水的美麗，和夜景的神秘，真可算是宇宙間一種美魂，我和你站在這大自然的懷抱裏，心裏覺得一種神妙不可思議的愉快，覺得我們的靈魂被牠融化了……你那時却更顯得精神，你講了許多關於宇宙和自然的妙論，你把宗教和自然併在一起，說了牠們種種的關係，和奧義。我聽得佩服極了！當時我們決定不去看人們賽燈，只在……那時我們是多末快活，相隔僅僅一年，然而情形便迥然不同了……

……回想起來，真是……唉？現在……現在我的病已經很危險了，若是死呢？那我們就……就從此……永……永訣……」她的話還沒有說完，眼淚已經湧了出來，她不能再說下去了，有什麼東西在哽塞着她的喉嚨？突然她倒下去，正倒在少英的懷裏，於是兩人緊緊的擁抱着，互泣起來！

五

「噫！什麼樣子？不孝不義的種子，還嫌別人不正當，你呢？」

耀祖自接到家裏的電報，馬上就動了身，他沒有回家，一直趕到醫院來看他的女兒。但當他的一隻足踏入病房的門限時，他立刻發見了他們的情形，於是他大大的震怒！他趕過去，一掌把正坐在病床上的倩文打倒，又氣沖沖的翻身向着少英：

「你是什麼人？好大的膽子！」

少英一時被他驚的說不出話來，半晌才囁嚅地說：

「我……我是令媛的同學，來……來看她的病……」

「哼！她的病要你這樣關心……滾出去，快給我滾，不然……」

「爹爹，你難道不許人家看我的病嗎？」病人陡然從被中掙打起來說：

「什麼？不要臉的東西！你還有的說？你想想方才你們的樣子……成什麼

體統？……況且——你難道忘記了你已經是訂了婚的嗎？」

「爹爹，請你不要再說這個話了，我聽了就要……。」

「怎末？你莫非要和別人姘合？我怎末生下你這樣下賤的東西！我的家門

被你污辱盡了！」他越說越生氣，說到後來，竟又想撲過去打他的女兒。正當這

個時候，却巧倩文的母親和張素娟歐陽瀾聞訊趕到醫院，一見他這種情形慌

忙過去攔住了他。

「姑父，快不要這樣了。她病得這末利害，你還和她生氣，不怕她又加病

嗎？」歐陽瀾一隻手攔住耀祖，不讓他撲過去，一面這樣說。

『爹爹！』病人靠在墊上，大聲的哭了起來。『孩兒爲了自己一生的幸福，和前途的光明，請求爹爹取消馬家的婚約……這是孩兒自己的一種覺悟……爹爹不但不替孩兒設想，反來在孩兒病中這樣逼……孩兒雖有生身的父，但他不愛他的孩兒，孩兒自愛，他又不許……爹爹這樣用心，真使孩兒不解……今天孩兒爲了擲求自己的幸福，和她的……！反使爹爹這樣生氣……爹爹的話既不能順從自己的幸福，又眼見的沒有希望……這樣在自己已是失掉人生的樂趣，在爹爹又落了不孝的罪名，孩兒還有什麼意思在這個世界生活……！這個世界又那裏有她立足的地方……！今天孩兒覺悟了，爹爹也不必再生氣了，孩兒知道怎樣做……！因爲要請求爹爹免她的罪……！她只有死……！死罷！我怎末到現在還不死……！你死了，爹爹就可以不生氣了，你死……！才能』

使爹爹安……安心……」

她一口氣說了這大堆的話氣咻咻的幾乎喘不過氣來。她的精神興奮的利害，但是病的惡魔立刻乘機攫住了她，她覺得一股腥熱的東西，從心頭直滾到喉管，哇的一聲，一股鮮血噴了出來，立時她昏倒在床上……

衆人慌得亂了手足，只在那裏圍着病人亂叫。各人眼中都含了滿眶的清淚。

六

現在是他們的幸福二次來臨的時候了。

經了歐陽瀾素娟和其他許多人的說項，他們的命運終於被挽救了回來。耀祖這時已經回心轉意，允許了取消馬家的婚約，而成全她和少英的愛。這是

一件多末使人可感泣的事啊！她和少英自然更加感謝她的父親，和爲她們說項的恩人！

現在她的病已經大大的好了。感謝上帝，她能够恢復她和少英的愛……她打算不久搬出醫院，和少英一同赴全州去上學。

然而不幸的事，又臨到了，上帝好像永遠在嫉妬人們的幸福似的。在他們預備起程的前一天，這樣的事竟發生了。

這一天晚間七點鐘的時候，她一個人正在病房裏檢點她的東西，預備明天束裝就道。這晚天氣十分清爽，月色如澄，照得病室格外明亮。她檢點着，口裏還哼着清脆的歌子。少英和她的父親是在前三點鐘，就到吳家去赴宴去了。

忽然房門上起了一陣劇烈的響聲，她的臉上立時變了顏色。

「誰誰……」她問：

門突然開了，少英像狂人一般，衝了進來，直撲到她身上……

「你怎末了？怎末這……放規矩些！」她把少英用力推了開去，「我不料你會喝這許多酒！」又氣忿忿的說了這一句，只當他是喝醉了酒。

「你……你是倩妹！倩妹，我也看見你了，我……我安心了……痛呀！我痛的利害……倩妹，我要你愛……要你愛……就是此刻了……」說着他又撲向倩文，想要擁抱着她。但他沒有撲着，便跌倒了。

倩文這時驚的發了慌，不知道這是怎末一回事。她注視着少英，猛然看見在少英的腿上，和胸間，有幾處流出鮮紅的血來！

「呀！你……你這是怎末了我……我的……」她立刻撲倒少英身上，抱

着他去察看，他身上的傷。

「怎末了？怎末了？」看護婦跑進來，這樣驚訝的問：

「不好了！他被打傷了！請你……趕快到家裏去報信……！」

看護婦飛也似的跑了出去。少英這時忽然從地上抽動了一下，翻開眼來，看着倩文。他的眼裏，還含着晶瑩的淚珠。過了一刻才漸漸的閉去。同時他的呼吸停住了，他的身體僵硬了，他的靈魂已經離開這個痛苦的軀殼，而長逝了！

「少英！少英……我底……唉！你怎末就死了……你……！」她左撞右碰的哭了起來，登時又倒在少英身上昏了過去。

這時室內的電燈，發出金黃色的光輝。光亮異常，照着這躺臥的兩個人白潔的病室，正作了這一對愛魂的寶臺！

七

「呀……」

衆人跑進病室時，看見這昏臥的一對人齊發出一聲驚訝的嘆息。

「少英君！少英君！你怎末……？哎呀——我的孩子……」母親頓足大哭起來，一面又用手去摸倩文的胸口，倩兒倩兒你怎末也唉！」

「姊姊姊姊！」秀文扶住倩文哭喚起來。

「英哥！」素娟握着少英的手，眼眶含滿了眼淚。「他的手還熱哩！」

「太太快回去！老爺從吳家吃酒回來，走到半途，就……」男僕周三忽然從外面慌張地跑進病室，氣咻咻的說，手裏還提着一隻燈籠。

「就怎末……？」衆人齊聲地問。

「老爺走在半路，遇見……就被打死了……現在汽車剛送了回來」

「哎呀！他……他怎末也死了！」母親放聲號咷大哭起來。

「爹爹！哎呀！我的爹爹……」秀文也跟着哭起來。

這時候的病室，充滿了一片號咷的哭聲，窗牖被震動的快要破裂了。

素娟，你在這里，好好看着他們……倩文是昏過去的，一會就會醒來，醒來

你送她到翠石山莊去……我……我現在回去……哎呀……他怎末就……

……母親哭着出去了。

「伯母，我曉得的！」

八

倩文醒來的時候，一看周圍，四堵粉白的牆壁，圍着她。地上除了一桌一椅

外，別無所有。靠東牆有一個門，通到外面；北牆上開着一個窗子，窗上挂着白色的幔布，——這已不是醫院的病室，而是一個鄉間的別墅式的小屋了，她是怎樣得到這裏？當時她昏昏沉沉，什麼也不覺得。現在她已醒了，看見這個屋子，心里只在納悶。於是她從床上爬起，試着走向窗邊，揭起窗幔，看了出去。窗外是碧藍的天空，淨潔無雲，遠遠的還看得見青蔥的山麓，和一帶澄白的江水。

『什麼地方呀？』她這樣想着。

素娟進來了，看見她呆呆地站在那裏於是問道：

『倩姊！你現在覺得好些了嗎？』

『好嗎？』她反問着，彷彿不懂素娟的問話是什麼意思。

『你的身子不覺有什麼痛苦了嗎？』素娟重述着她的話。

『娥』

她現在想起來了！她剛才不是在醫院里嗎？她不是正在那里……在那里，
啊呀？那是少英，他……他回來了，他……他跌倒……他被傷……他……哎呀，
……」剛才的一幕又演上心頭，她覺得一陣奇痛，身子支持不住，便倒下去了。

『倩姊，你又在想什麼？』素娟蹲下去握着他的手。

她低着頭，一聲不響。半晌抬起頭來，看住素娟。她的眼眶裏，飽含着晶瑩的
淚水。

『倩姊，你不要再想了，再想也沒有好處。還是好好保重自己的身體罷。過
去的事，就讓牠過去好了！』

這是素娟安慰她的話。

馬賴自從在醫院看倩文的病，對她說了許多假意殷勤的痴話，被她堅決的拒絕以後，心裏覺得非常的懊惱。他每天喝酒，打牌，這是他父親死後，他一嘔所憤作的。他父親在日，他就十分的放蕩，自從父親一死，便更肆無忌憚起來。他仗着父親的聲勢，整天在外招搖生事。遇到稍有姿色的婦女，便想設法去侮辱人家。他的這種行爲，一天比一天利害，未城的人，幾乎沒有一個不知道的。但因爲怕他的權勢，所以都不敢怎樣他。這回又被耀祖取消了婚約，更加兇狠起來。其實他並不是真愛情文，不過是爲了她的一份家產。現在家產得不到手，他不但懊悔自己的過錯，反倒惱羞成怒，對耀祖一家痛恨起來。他每天在那裏想，如何可以出他的這口忿氣！

可巧這一天，吳家請客，請了他去。——吳家是未城第三等富室，主人吳廷賢是前清的舉子。民國初年，曾當過未城中學堂的國文教員。他還有一個兒子，吳寶華也在全州讀書。和歐陽瀾少英很熟識。廷賢的家住在未城西北角上，和耀祖相離不過三里地。從前和耀祖馬振邦都是很好的朋友。這次請客，因為聽他兒子說少英也住在耀祖家，於是他便邀了少英和耀祖一同赴宴。

馬賴打聽得少英和耀祖也在內，心裏便非常高興。他坐在家裏，儘想着他的心思。一個壞的念頭，斗的跳上心來。於是他從窗子里喊了出去：

「李良」

「有」李良應聲着，跑了進來。他是振邦生前的護兵，生的兇眉大眼，最能幹事。也是馬賴的一個心腹。現在馬賴家里這樣的人，還有五六個。

馬賴附在李良耳上，唧唧噥噥，說了半天。不知說了些什麼，最後只聽得他說：

『快去！安排好了，不要洩漏……』於是李良才連連應了幾聲『曉得，曉得，』便跑出去了。

約摸在晚間七點鐘的時候，耀祖和少英從吳家散席回來走在路上，離家還不到一里地的地方，——一個狹窄的弄巷裏，彷彿看見有幾個黑色的影子，跟在他們後面。這時月色因為有幾片浮雲遮着，顯得異常黑暗。所以看不出是什麼人在跟他們。他們也不去注意他，只管走他們的路。有時斷續地談幾句話，但聲音却很低微。正當他們要轉過這個巷口的時候，忽然嘯的一聲，從他們後面，飛來一股槍聲，立刻周圍的空氣，被震動起來，接着又是幾聲。

「哎呀……」耀祖狂叫了一聲，立刻倒在地下，打起滾來。少英這時正驚的不知什麼似的，呆立着了。他想去扶起耀祖，但嘸嘸嘸的又是一陣槍聲，立刻一顆子彈打在他腿上，他覺得像有一股烈火般的東西，從腿上直往上衝，接着腰部也中了一槍，於是他也倒下去了……但他沒有死，他的神志在一秒之後，反倒清醒起來。他知道他是被敵人陷害了，他的生命一刻之後，就會消滅的。但他想起他的愛人，他的倩文來，他必須見她一面，必須和她訣別，他要死在她的懷裏……他……糊模地記得，醫院就在附近，於是他爬了起來，拚命的跑向醫院……他在路上，不知道跌到多少次，但他竭力掙扎起來，跑……仍然跑……然而鮮紅的血，却從他身上滴滴地流出……

終於他達到了目的地，終於見了他的愛人，他倒在她懷裏，和她訣別！就在

此刻，他的靈魂離開了他……他死了……

十

倩文住在翠石山莊，差不多快一個月了。在這一個月以內，她的生活，是非常的安靜。她每天只睡在家裏，靜養着，什麼事也不知道。她雖然每每也問着關於家裏現在的情形，和她的父親和母親現在又是怎樣？可是素娟終不告訴她，她也沒法，只得暫時忍耐着。

過了幾天，學校告假的日期滿了，素娟看着她的病也好的多了，於是便別了她，起身上學去了。臨走的時候，還勸他好好的靜養，不久她還要來看她，——現在家裏只留下她，和一個侍候的老媽媽，兩個人。

在她住宅的附近，有一所洋式禮拜堂，建造的十分美麗。那個尖頂的鐘樓，

高高地插在空中，顯得非常神秘而莊嚴，教堂裏的人，每逢禮拜天，便在那裏聚會。悠揚的琴音，和嘹亮清脆的歌聲，從那裏面傳出來，非常美妙動人！倩文因為坐在家裏，覺得十分寂寞；而且又常常要想起傷心的事來，因此也不時到那裏走動一回，聽聽講演。究竟她是有過宗教培養的人，所以她一聽，便能領略那些講演的意義。日子久了，她也從這裏得到了些教訓，漸漸的覺得像受了安慰似的，平靜起來，心裏的痛苦，也無形消滅了許多。

然而不幸的消息，終於不能避免地傳到她耳裏來了！許久以後，在一個禮拜日她赴教堂禮拜的時候，忽然聽到了一個這樣的消息——那是她的父親已經死了！正是和少英一同遇害的；她的母親因此一口氣也死了；她的妹妹，因為家裏遭受這種種的不幸，又因為被敵人謀迫，便也投河自殺！她的家產，她的

一切，掃數被人強霸了去！而這個陰謀殺害，作這些喪盡天良的勾當的人，却正是從前名義上，曾經一度作過她的未婚夫的馬賴……她聽了這個消息登時昏了過去！

現在她又躺在床上了，自從她聽得了那個曠世未有的痛心的消息時，她的心都要碎了！她昏昏沉沉的睡着，沒有哭。她的眼淚已經不再往外流了，她的臉色更加蒼白，眼睛深陷了進去。總之她這時所嘗的人生的悲痛，真是欲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！

這一年一個冬天的晚間——正是耶穌聖誕節的那天，夕陽正唱完了牠的晚歌，疲倦似的落了下去；明月卻高高地升在天空。月光照在地上，就像一湖銀波在流動；又像是潔白的雪花遮滿了大地，涼風颯颯地吹來，夜色是非常的

幽默，她正在牀上躺着，——這時她的病和傷心已經好了許多。忽然一陣悠揚嘹亮的歌聲，從教堂那邊傳來，很清楚的傳到她耳鼓裏。

「聽呵天使唱歌聲，

報知耶穌已降生：

天上……………，

地下……………。

……………，

「呀！好一片清脆的歌聲，……我的心被他感動了！」於是她立刻從牀上爬起，跑出去了。

當她坐下來的時候，歌聲已經停止，悠揚的風琴，也暫時歸於沉默。這時候，

有一位年老的牧師，正站在台上。他手裏拿着一本聖經，慈祥的臉上，顯現着沉靜和懇切。

『馬太福音六章四十三節』他開口了。

衆人都跟着他翻開了那一節書，於是他念下去：

『……你們聽見有話說，當愛你的鄰舍，恨你的仇敵；只是我告訴你們，要愛你的仇敵，爲那些逼害你的人禱告。這樣……因爲稅吏不也是這樣嗎？所以你們……』

牧師的聲音，像一根尖銳的針，直向她的心窩裏刺入。過去的痛苦和創傷，又使她回憶起來。她的心劇烈地痛着，眼淚潛潛，幾乎哭了出來！但正當這個時候，立刻又來了一個奇怪而有力的聲音，把她從沉痛裏喚醒過來。

『兄弟們，姊妹們，』牧師在開始講演了。『……人生是一幕悲劇，在這個悲劇中出現的人，沒有一個不是挾着一顆負滿創傷的心的……誰沒有過傷心的淚史？誰沒有受過痛苦的壓迫？誰不會在不幸的命運下哭泣？……也許你自己受過人的欺侮；也許你的父母曾經因人的迫害而死了；也許你的情人在半途夭折……總之，這些都是人生的悲劇，在你也都認為是莫大的痛苦……你或許因此而幾次昏了過去；你或許因此而幾次想要自殺；甚至因此而幾次咬牙切齒，去尋找你的敵人，想要和他拚命……然而兄弟們，這是錯了！你這樣作，是更會加增了你的痛苦，而人類會更加不幸，悲劇的表演，也因此要更加利害起來……你們知道在人間認為是極大的，在天國却更渺小起來……所以你們在那裏認為是悲哀的，到那邊却要快活起來；在這裏認為是痛苦的，到那

邊却不覺得什……，懷恨，仇殺……這一切，都是罪惡的名字，讓牠滾到地獄裏去罷。我們所祈求的，只是「和平」與「愛」，聖潔的愛，神聖的愛，不自私的愛……我們愛罷，愛自己，愛人，愛一切，甚至愛……仇……敵……基督不也是這樣作的麼……基督一生的主義，只是一個愛。偉大的愛，天國的愛，不畏懼的愛……愛是犧牲，也是快樂；愛能免除一切的誤會；能使惡人感動；有罪的人變成聖潔……所以你要作主的忠僕，你要當愛的使者；你要感化惡人歸主；你要領道罪人的路，以你的聖靈洗滌他的罪惡，以你的神光照耀他的前途，完成他的人格……

你們中間，誰是受過痛苦的人？誰會有過極大的悲哀？誰就有福了，因為救主說，天國是他們的……！』

一陣熱烈的鼓掌，結束了這場演說，人們都站起來，預備唱讚美詩了，然而她卻仍然筆直地坐在那裏不動，她已經浸入到沈靜的深思裏去了！

自從那次聽講以後，在她的思想裏便有了一種新的覺悟。的確，她是被感動了，她覺得她過去的生活和觀念，都有了一點動搖，是錯了！人是伴着苦惱而生的，但單覺苦惱，算得什麼？要在由自己的意志，努力向前戰勝苦惱，纔能發現人生的曙光呢。這是她近來的新發見，這種發見便引她浸入別一個思想裏去，她想離開這個地方，到各處去流浪，去觀察人生，體驗人生，同時鍛練她自己，使她自己堅固起來，這樣或許於她更有益些。

不久以後，這樣的事，果然被她實行了。在人們正興高彩烈地遇着新年大節的時候，在人們正在熱鬧的夢中，酣睡的時候，她離開了那裏，離開了翠石山

莊和那已經與她有過一年擁抱的別墅式的小屋告別，向着各處走去。她在各處流浪着，過着飄泊的生活，受着種種的困難；然而她並不覺得痛苦。她的思想和信仰，反倒覺得漸漸的堅固起來。更加她酷愛自然，每逢走到一處山林偉大的地方，便要流連忘還。她受着這樣自然的陶浴，心身都覺得美化起來。她是這樣飄泊着，差不多有好幾年的光景，最後纔在一個夏天的黃昏的時候，走到金山的白雲觀來。

十一

這一天，她照例提着籃子，拿了柴杖，走下山來。在各處來回的跑。『自然是多末美麗！』她瀏覽着，心裏不絕地在這樣讚賞。

『請問從這裏到陵都的路，怎樣走？』

「哦！」她吃了一驚，回過頭來看時，從她背後，來了一個全身武裝的男子。腰上掛着子彈袋，衣袋裏還插着一枝手鎗。她立刻認出，那正是馬賴！「他怎末會走到這裏？」她心裏想着，但沒有說出來。

「你這一位……怎末跑到這裏來了？這裏的路子很危險！」

「我從那邊一個村莊回來，走到這裏便迷了路，你是……你貴姓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沒有回答，她只是坐在一塊磐石上，默默地檢着柴上的泥土。

「你是這山上的修道的嗎？」馬賴看見她提的籃子上寫着白雲觀三個字，於是便這樣問了一句。

「不！我不是這裏修道的人，我是和家父在這裏閒住的……」

「我看那些修道的人，太沒有人生的意味了。」

「那也不一定……須要看各人底人生觀怎樣？」他一面檢着柴，一面慢騰騰的這樣說，但她的眼光却並不看着這個人。

「你的人生觀怎樣？」他逼近來問。

「唉……」一聲深長的嘆息代替了她的回答。

「你每天這樣出來檢柴嗎？我看你太可憐了！」

「唉？」她嘆息着說：「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境遇……我和父親住在這個荒涼的地方，又沒有錢。如果不出來檢菌拾柴，那末我們吃什麼？喝什麼？」

「唔！」馬賴低低哼了這一聲，好像在替她的身世嘆息。其實他心裏，正在喜支支的直樂。他一看見了她的美貌，就又傾心動魄了；後來聽了她的敘述，更

引起了他的卑鄙的念頭。他想：『這樣的女人，不正好拿金錢來取得嗎？』這樣想着，於是他輕輕的坐下去，挨着她，殷勤地說出了他的美意：

『唉！說出來又真是失禮！我看了你的情形，對於你心裏真是寄無限的同情，同時又無限的愛你！我生平只恨沒有一個如意的人，和我作伴。所以我至今還沒有結過婚。你如果願意的話，那末我們從今天起，結爲終身的伴侶，這樣我的生平之願也就如願以償了；而你也不必再在這裏受苦……！我家裏，雖然不算富，但計算起來，亦不下百萬的家產。前幾年做過河南督軍的，正是我的爹爹。我現在還是住在河南軍署，你若願我就接了你……你的意思怎樣？』

她越聽越羞，最後竟低了頭一聲不響。

『怎樣？你怎末不說話……？』

這時候，在她心裏，正燃燒着一種憤怒的火焰，激情衝擊着，幾乎要跳起來，但她終於竭力厭抑着，不使牠發作起來。

「真的嗎？我不信你真有這個意思？」她裝着安閒的態度，微微的笑了一笑說。

「唉！你怎末還不相信我？我現在是……！」

她這時正呆呆地坐着，好像在想着什麼心思似的，忽然從她眼裏流下了淚！

「你怎末好好的又哭起來了？快不要這樣了！——你有什麼委屈，只要告訴我，我一定……！」

「你真的愛我嗎？」她忽然這樣問，一手揩着她的眼淚。

「你如果不信，我給你對天銘誓，我現在如果……」

「……沒有說話」

「怎末你的意思究竟怎樣？」

回答的是一瞥嫵媚的微笑。

馬賴這時忽然高興起來，他以為她這一笑，正是表示她已經允許他的請求了。於是他大大的高興起來。同時他那慣有的卑鄙的行爲，也禁不住發作起來。他很快的伸出兩隻手來，打算去擁抱這個聖潔的少女！

忽然一陣非常難忍的難過，扭結着他的肚子。登時他的喉嚨裏，也好像有什麼東西要衝出來似的，他趕快跑到樹林裏，蹲下去，哇哇的吐了起來。

「怎末了？你怎末了？」倩文從他後面趕過來，驚異地問。

「我不好過了！我不好過了！」

「噯！你怎末吐出了酒沫來？你從那裏喝了這些酒？」

「我每回出來，總帶些酒。剛才走到山前，一時口渴，便喝了起來，我喝多了，

……噫！……噫！……」

他噫噫起來，不一會便倒在地下——他是醉暈了。

他看着這個人，呆呆地看着他，好像不相信這是一個事實。然而那在她面前躺着的，不明明是馬賴嗎？他不是明明地暈了過去嗎？她試着再去推醒那人，但那人沒有動。

於是一個久在她腦裏盤旋着的思想，這時便跑了出來。

「這是一件多末……？」她想：「上帝可憐我，因而給與我這個機會嗎？」

這樣想着，過去的事，好像電影一般一幕一幕地在她的腦海裏開映起來。

她開始想到了少英，她的愛人。他是一個多末英俊有爲的青年？他們過去的生活，又是多末美麗？多末快樂？她們好像一隻初春的小鳥，在和靄美麗的彩雲裏逍遙，聽着些天國奏出來的音樂，感着些馬利亞花園裏放出來的芬芳，真是說不盡的“光明快樂”！但是現在呢？嫩綠的韶光還在半途，燦爛的生命已覆滅在海底……唉！光芒芒的世界，添一羽飛不倦的愛魂，清涼涼的黃土，加一塚晶瑩瑩的孤墳……而她的父親——那年紀已經衰老的父親；她的母親——那慈祥的母親；她的妹妹——一個多末活潑而可愛的女郎呀！她對他們是怎樣的懷念？然而現在……現在都好像曇花的一現，早已消滅的無影無踪了！她不能再和他們親近，不能再受他們親切的撫愛和熨貼……他們已經和她永別

了！這是多末使她痛心的事！這一切，這罪惡，是誰造成的！不正是這個人嗎？她的父親和少英不是被他殺死的嗎？她的母親不是因此而病死的嗎？她的妹妹，不是死在他手裏嗎？她的一家，她的萬貫的財產，不都是被他消滅強霸去的嗎？而剛才他又向她百般的挑逼，他不是她的仇敵是什麼？這一切都是她切身的痛恨，然而他的罪惡還不只此。爲耀祖和少英慘死的嫌疑，害得吳家父子都坐了監。他又仗着自己欺騙得來的錢財，和他父的權勢蹂躪婦女不計其數，論個人底私仇，論社會底公敵，他於她都是不共戴天之仇！今天他暈倒在她的身邊，正是她復仇的最好的機會，所以她立刻過去從他身上抽出那支手槍，拔住槍機，對準了她的仇人！

正在這個時候，忽然一股奇異的感覺，通過了她，使她忙了一忙，手便不由

得縮了回來。——畢竟復仇是小我底執着，赦敵才是大我底擴張。人格偉大的人，沒有不是破除自己底小我，將自己的精神，歸化到水遠存在的神意裏面去的。馬賴雖是一個極惡不赦的罪人，但他所作的事，他自己不知道。這樣殺了他，不過多傷害了宇宙的一條生命，並不會有什麼代價；而對於死者和自己，也仍然是毫無補益。死的已經死了，復仇不會使他們再從死裏復活；而自己萬分的悲痛，也絕不會因此減少其千萬分之一！況且人生是伴着苦腦而生的，如果能以自己的意志，努力向前戰勝苦腦，一定能發現人生的新曙光，創造一個新的生命。否則儘管覺得苦腦難受，或因着苦腦而彼此仇讎，那末苦腦一定不會減少，而痛苦反要加多起來。這是她平日一向的主張，但剛才竟以一時狹隘的小我的衝動，幾乎失却自己的信仰，違背了自己的主張！假使她現在把他殺了，那

末她這幾年來含辛茹苦的漂泊生活，和宗教信仰，不是要一旦斷送了嗎？況且她又記起來了，當她在翠石山莊養病的那一年——那一年冬天的一個聖誕節的晚上，——那晚的一切，那歌聲，那聖經裏的一段，那牧師的演說，她是怎樣的被感動着！感動的幾乎要哭出來！當時她不是傾心着那些話的麼？她不是竭誠的信仰着那裏面的教訓嗎？那末現在……現在她不也應該奉行着她的信仰嗎？她不是應該愛，——愛一切，愛人，甚至愛她的敵人嗎？她不是應該以自己的聖靈，洗滌他的罪惡；以自己的神光，照耀他的迷途，領導他的出路嗎？她不是應當以這種偉大的精神去……的嗎？……這樣想着時，他的怒氣竟完全消滅了。她的臉上也放出白潔的神光來！

中華民國於她把這片憾怨日日收到

終

終

SHORT STORY SERIES No. 2.

THE LOVE OF CHIEN-WEN

By PEI LU

The Lutheran Board of Publication
Hankow.

版權
所有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四月初版

(神愛一冊) 定價五分

著作者 悲 魯

出版者 中華信義會書報部

發行所 漢口信義書局

印刷所 漢口聖教印書局

24
113327

11332

